

愛日精廬藏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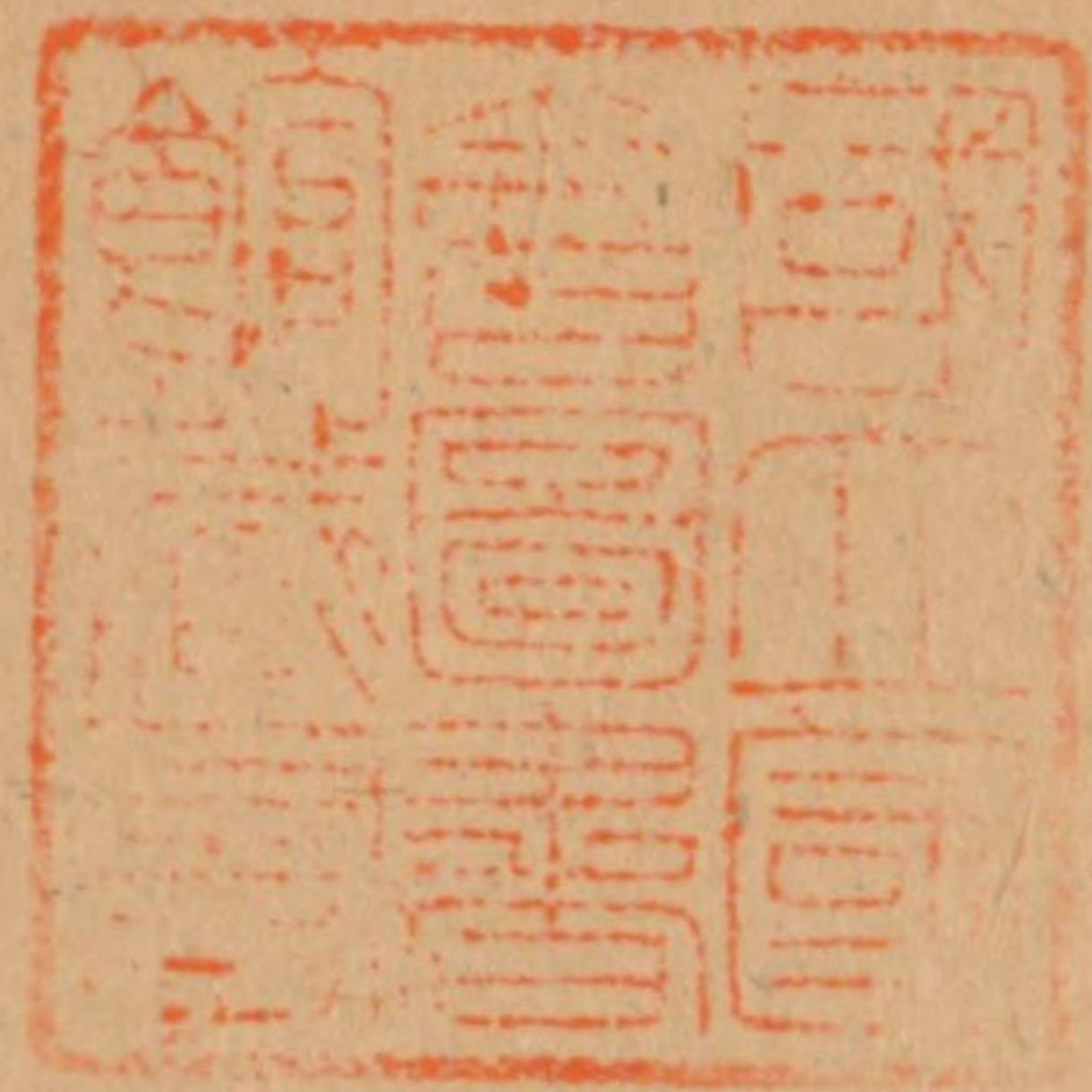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別集類 三十一



029.  
Ty928a







265518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抄本

陳侯

後附年譜行狀論議等為附錄六卷

陳侯勅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起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此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隆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玉之節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足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暇暇數公之行事而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抄本

**宋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諡議等為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



265511





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  
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  
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惟稱李公近與予  
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  
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  
卷子讀之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  
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  
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  
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  
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  
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子

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  
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  
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  
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  
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  
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  
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况又其  
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  
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



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民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

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中央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



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  
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  
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  
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  
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  
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  
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  
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  
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  
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  
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  
滋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  
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  
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  
不廢書而嘆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  
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  
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  
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  
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  
十月旣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



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平中興一代事業著  
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况于靖康  
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  
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史筆  
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  
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  
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  
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  
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胷次素定故  
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  
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

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  
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  
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  
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  
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  
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  
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蓋其後諸  
人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  
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  
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  
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  
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



廬山志卷三十一 五  
亟命宣索宸翰真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  
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  
痛心充員朔幙適帑藏空匱兩膚使先後極盟鳩工鉅木  
太守今春宮章公尙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  
又幸爲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  
闕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  
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既却而  
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  
退世多措于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  
有敢獨以爲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  
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

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韙尙庶  
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旣望日  
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  
父遊馬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  
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  
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  
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  
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厓壁間者往往成  
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  
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  
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

265518



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饌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

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勳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寧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敗敗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書錦之鄉卽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掄





藏書志卷三十一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册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旣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尙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蒞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盟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

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卽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爲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用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



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蚤虱疥癬耳而鬚髮爲白于以知公之爲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 洪炎玉父著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攷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七律所云欣逢白雀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

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康熙甲戌四

月漁洋山人跋

文瀾閣傳抄本

莊簡集十六卷

宋李光撰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宋** 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摠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摠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範謹題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任詞一卷

宋刊本

宋竹坡胡穉仲孺箋

前有穉所編簡齋年譜暨續添詩

箋正誤簡齋之詩風格道上思力沈摯于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故是注鉤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酬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為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且猶是南宋舊藁首尾完善洵可貴也

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與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况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曰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雪彥材畧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鶻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

日山榮長老方丈絕其

曰東麓雲根金沙渥洼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彥材蓋未知也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為叙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功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



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興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詩者注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汨汨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束峽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擷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其已出是以人惟見其冲融混濔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蛟虵蜿蜒之恠交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文擿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論可撫而翫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蠹鉛槧唯簡齋是好不其感歎余應之曰高

涯之曝窮谷之湍非不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况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無間自波谷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蹟索隱曾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所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曾皙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君無謂云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識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





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  
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  
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  
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  
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  
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問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  
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  
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  
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  
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播之不

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  
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  
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  
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  
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寔失之隘不肯少取以從  
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  
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  
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  
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假致  
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  
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



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勲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叙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

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黃孝廉堯圃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





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  
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  
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解也古  
人文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它用蘇子美監進  
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  
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蠹爛蟲蝕不  
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而  
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  
丁巳錢大昕題

黃氏手跋曰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  
與吾郡典實有涉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  
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證憶潛研往矣是集余不能守歸  
之藝芸書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余生平缺憾  
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遂向藝芸主人借歸傳錄  
而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歸之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  
弃祕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悉  
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  
聞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傳錄本仍分寫予之并讐  
校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  
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  
當不致爲鈔胥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  
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即可爲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  
盡如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是真大樂  
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道光三年歲



在壬午秋七月義夫識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儒造于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驟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衽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辰挹歎有旨賚用矣老蔡方顯國挽使聽已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挂之且雅憎王黼爲邪弗忍識其面擢纔學館郎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卽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積貯藏六丁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旣檜相得志齟

齟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睨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能多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貲板寘郡學邁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縉表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呈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兩詩酒琤搖江波吞翠壁之



句至今諷味在口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賡和尤富建炎已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邊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爲煨燼無餘迨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竒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應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旣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爲

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餘年或誘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尙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闔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



鳴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  
世者止於如此敢撫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叙  
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  
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於秦丞相以深文鉗  
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  
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養發於吟詠故身後哀集之  
文僅如是而正先叔寶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  
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  
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茗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沈與求撰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  
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  
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  
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笥  
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淳熙紀號之  
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  
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  
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勲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艷  
龜谿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  
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顧不韙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任  
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  
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舊抄本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

宏

胡環序 正德己卯

林攷序 同上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

朱子諡議 張璠覆議 鄭起

潛撰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  
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  
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  
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  
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  
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  
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  
上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  
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牀所以啟發蒙陋  
者多矣其有關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



所願爲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爲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爲人庶可以少紓莞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欵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

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

明初抄本

王文恪公藏書

朱孫觀撰

觀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



俱行于世而大全集則未之多見此本為王文恪公舊藏  
葉氏石君手校中有據鴻慶集補入者石君手抄附每卷

末每冊首有濟之王文恪公字葉萬印記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  
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  
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  
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功名章  
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  
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  
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禮  
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  
輩將及知命靖康叔擾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

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  
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  
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蛋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所得  
緡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咏性情  
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於是  
不可勝計母恠乎筆端之袞袞也天門忽開誥章上達論  
譔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耄老親為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  
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  
十載當孝宗朝嘗命類編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  
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  
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僉以書謂必  
大曰先君文彙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





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十四卷其未備者哀次  
爲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  
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纒纒  
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文鋒不可當而  
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  
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  
髻亂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璣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  
腸坡嘆曰真璠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  
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丁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  
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旣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覲字仲  
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  
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右孫尙書大全集七十卷王文恪公抄藏本  
中多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  
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抄謄故所錄皆草  
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又曰此書向爲從兄林宗借去久未得歸幾十年矣乙巳  
之春林宗卒爲之整理書籍始得檢歸從此可以相携于  
老境云康熙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陽轂道人識

又曰昔歐蘇教興文章大變從茲而降名人碩士之尸而  
祝者廬陵眉山其首庸也靖康南渡大家有四翟公巽汪  
浮溪先石林公暨孫鴻慶是也向讀鴻慶居士集愛其流  
麗秀美無洛中校腐氣後得茲集知古人文章湮沒者不



可勝數再訪翟集藏書家皆不見存有云已雜入孫集中  
據茲集則此言爲未可信也汪止有文粹先石林公集虞  
山太史曾有之已爲絳雲之劫灰止購得建康集一種而  
其文方嚴簡重與孫殊致然皆取法於歐蘇而不敢越其  
桀燹者也余嘗論古今文章變化因革自有定準漢魏尙  
矣六朝以後風氣靡縟韓昌黎變今而古之其後佶屈聱  
牙流濫甚矣歐蘇則變古而今之四公之出適值其盛流  
元及明漸以衰止安得有挽回氣化者與之振起頽風邪  
再四緝閱不無三嘆因書所懷於末他年全具四公之集  
而縱觀之則知所變矣時康熙四年九月日記去虞山太  
史之沒周有餘矣南陽道韞

錢氏手跋曰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爲立

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此本題云南蘭  
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家藏本後歸葉  
石君氏曾以鴻慶集參校增補最爲精審今爲周漪塘明  
經所得仲益專主和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  
莫儔万侯尚譽之不容口而詆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  
非之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殆罕其匹譬之  
河鯁江瑤柱雖知其有毒不能不一朶頤也乾隆辛亥七  
夕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高登撰**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穎人王銍撰**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尙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卽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

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尙書郎擢守是邦暇日哀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鋟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尙未濶欲波瀾之濶須



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濶少  
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年顧  
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  
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公教我之言于篇末使後生知前  
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于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  
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胡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  
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  
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迄斬宰相在廷大  
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

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  
肯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  
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  
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  
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  
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  
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  
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  
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  
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  
狄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



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  
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峩鉅刻屈挾天之幽洩神  
之秘槁瘳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  
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于  
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  
澹與其族子渙族孫祕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  
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  
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  
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  
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  
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  
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

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  
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  
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  
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  
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  
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  
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  
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廬



嘉書志卷三十一  
三五  
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為益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携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

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宋范浚 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

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



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  
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  
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  
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  
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  
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  
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  
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  
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  
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  
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  
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  
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  
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  
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  
蓋其首編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  
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昇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  
之閱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  
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  
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



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  
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  
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  
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漸盡而不亡者固自若  
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壽念殘集之復完思泯沒  
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  
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 附見  
焉俾子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文嘉元壽之能光昭  
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  
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周紫芝撰

格闕外有浣香居鈔本五字

始余來東南聞士夫誦幸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歎賞  
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派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  
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  
部侍郎陳君季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  
卷命余爲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  
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徹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  
卧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伯篇細讀而  
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  
采專以格致爲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  
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  
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爲若余則于天下无所畏讀余  
序迺知當爲不當爲自有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



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  
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厯嘉祐間歐范  
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  
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  
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  
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  
聲厥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余曰作詩先嚴  
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于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  
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  
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  
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

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于庾樓上  
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  
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  
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郭功  
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與國守罷居九江  
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  
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文成掌  
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  
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



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  
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  
不衰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  
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  
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宅人誦之  
不嘔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撥  
捨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曰文章一  
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數猶殆庶幾不然徒費  
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  
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楊雄劉向之徒相爲  
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  
此况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甌  
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  
作哀聚成集旣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  
麟帥襄陽始鋟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舛錯凡三百  
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  
道過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加是  
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淳熙癸卯孟夏中漸謹  
誌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吳敏撰

簿面竹洲集上下八字係毛氏子晉手書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敏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  
臣竊以唐宗觀故笏猶思魏證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  
軾之謚或睠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  
在臣伏念曾祖臣徹生而坎凜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  
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埒絃氣吞中外  
係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  
爲近挺若倬節著于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朱熹鳴於古欵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  
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  
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旒宸歎嘉興思當寧雖  
懷才之甚遠竟賚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尙多河汾之弟  
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

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  
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  
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  
陽之華尙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  
緘書揚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  
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  
臣徹文集總爲一十冊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  
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  
二年十一月一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  
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彙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  
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



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  
華哉赤圖馬負於靄河綠字龜呈於湓洛聖人亦何心於  
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宏  
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  
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竹  
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  
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  
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  
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  
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  
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  
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

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  
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  
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  
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  
民生日用之則鹽鹽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  
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屋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  
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昇以海陵  
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躡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  
英鷲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  
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  
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秘生也晚跡公蓋前輩而公  
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秘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  
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  
府玉隆萬壽宮休寔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  
程秘謹書

尙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  
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  
雋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  
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鏤以爲新也士及  
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聞人端明程公亦已  
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  
儒先交漸靡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  
方自永寔郡丞終更陞對孝皇奇之卽日擢守邕筦且促

趨成駿驥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卽  
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  
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  
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  
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  
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  
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  
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  
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  
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  
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  
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



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  
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  
遠矣是不可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文孝移  
風俗資深旣哀輯遺文囊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父鉉  
每見必惓惓屬爲書此夢焉是真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  
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  
起居郎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歙睦桑陰相屬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庠必寄徑  
一日歸屨遽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洲公緣道採野菜開  
尊逆旅芼魚以薦曰奇味也苦益菜芼魚自吳益恭始楊  
祖諸父猶獲接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忘  
七筋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歙得文集於其孫元鼎奏篇

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太速屢失事機  
寢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  
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剛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嗟義楊  
祖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於沮無疑也九京可作願畢斯  
言使後生晚輩猶畧識苦菜芼魚風味元鼎蒐討其先世  
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  
嘉熙戊戌三月旣望錦溪洪楊祖敬書

塤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  
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  
洲翁文觀之崕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泝數十年後  
不及卽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



印乎其不誣矣頃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闕闕餘子  
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不能有琅誦遺  
集為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十月辛巳外曾孫壻古鄴

陳垣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癸丑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網山集十卷

抄本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業河  
汾之門者眾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  
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

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  
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  
曰網山夫未過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  
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  
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  
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  
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  
也形也至于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  
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  
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  
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  
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





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莊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弃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于他日今夫泮沔禪仍衰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劍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惑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

十年而子孫瓶盎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弃如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干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太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尙庶幾焉吾黨寶而埃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于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于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有十五年躔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



首故帙偶遺進憶不復得乎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叙  
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  
自知之不待余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示陳傳良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與會執九經百家之轡  
俾環嚮以趨于一披別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  
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  
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  
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  
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

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  
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  
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屢闕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  
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  
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  
交遍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悉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  
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  
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  
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  
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則  
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  
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



之癸亥叔遠夙蒙挈策俾窺津涯蒿鷄羽惕負大賜適  
當新義川漲羣文蝟興疇昔愬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  
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炎儻開後哲庶弗淪墜  
矧韋布眩墓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贗詭題叢帙誕  
彌遐厥輪耀掩污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  
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書簡序記雜  
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  
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  
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  
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藁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  
熄滄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于神道碑墓

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

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旣屬永嘉守施公  
棧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  
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  
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  
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  
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  
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卽廩士美縉萬  
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  
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



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掾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泊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爲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 正德改元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 明正統刊本

宋王十朋撰 凡廷試策并奏議五卷詩文前集二十卷

後集二十九卷合五十四卷

朱子序

十朋子聞禮奏議跋

周炎跋 天順六年

黃淮序 正統五年

何文淵後序 正統庚申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 舊抄本

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東塘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野處類稿二卷 舊抄本

宋鄱陽洪邁景廬撰

余自束髮卽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昔人所謂內壹鬱外揚爲聲音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弃者錄爲野處類藁二卷鄱陽容齋洪邁自序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紅豆藏書



應齋雜著六卷

後附行狀及拾遺  
文瀾閣傳抄本

宋趙善括撰

楊萬里序曰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  
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  
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正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  
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蹙然  
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神  
子孫枝葉踈俊人無寡獨無一武誕冥文右是謂靈囿無  
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卽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  
亡幾何舒鼓奮擗間乎政駿茹枝振鷺大者台斗小猶郎  
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

西山之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于一世相忘訖  
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或曰其亦無咎之才  
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  
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  
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  
然無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爲蘇  
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  
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  
人老矣无咎旣沒其子汝譽采爲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  
上出无咎詩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  
平淡夷易不爲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窵非浮  
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



皆不能役于我嗚呼生无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爲無遇也无咎可以無憾矣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抄本

宋薛季宣撰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程建安簿云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且在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旣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第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鏤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尙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

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无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亡罪而以忠寔報上出守茗書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



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  
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書于仁壽堂

誠齋集一百二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藏書

宋廬陵楊萬里廷秀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  
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  
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  
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  
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蕤爾絲  
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  
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

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  
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曩帥廣東煒叔貳令南  
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  
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  
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  
從所請且獲手爲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  
十萬七千一百有八侵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于  
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屢被朝旨搜討遺書遂獲羣  
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口月日劉  
煒叔序

頤菴居士集二卷

舊抄本

宋四明劉應時良佐

卷下西郊三首知不足齋叢書

愛日精廬藏書

卷

愛日精廬



刊本缺一首

陸游序 慶元六年

楊萬里序 嘉泰元祀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宋葉道撰** 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

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卽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文淵閣傳抄本

後樂集二十卷

宋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彙藁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尙多而樵自入仕居侍旁之日少於是稍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茲來守永偶公暇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讎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南仲相與覆校敬鈔諸本而以櫟齊叔父湜所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罄先公之遺文具載備錄以至行述謚議史傳隧碑并俟他日續錄木云紹興壬辰冬旦嗣子樵謹書

梅山續稿十七卷 抄本

**宋** 括蒼姜特立撰

藏書志卷三十一

四

愛日精廬



龍州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示西昌劉過改之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天紙以爲稟筆法道縱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粹解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啟序于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于無窮于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八世祖明建寧守端巖公

刊本

宋真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于四百餘年以至于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



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  
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  
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  
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  
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  
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者  
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  
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嘆曰書坊羣籍遍天下有如西  
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  
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鞏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  
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  
謫貳是郡其僚節推季君明德間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

來督鞏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  
爲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  
盡傳於世私切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  
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  
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  
學莆陽後峯黃鞏謹序

文麟幼讀西山真文忠公大學衍義私竊議公爲何如人  
乃所著述盡皆經綸參贊之術心實偉之正德丁丑獲守  
公鄉郡意公平生精神心術之所運用見諸篇章者宜不  
出此因求公遺集至正德己卯始獲於地官郎楊君乾叔  
所托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淹旅邸者  
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疏終養卒不得命復來



痛書三卷三十一  
視郡則伯固所校公集至矣遂登梓於乎文麟守公鄉郡  
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郡復守公郡又三載而公集始  
行公之制作乃與區區爲始終耶公仕於宣理宗時抱經  
綸參贊之術爲時所忌至日公爲真小人擯斥於外者久  
之獲召歸乃舉平日所述大學之義可以經綸天下參贊  
化育者以告其君端平乙未三月始獲參知政事時公已  
衰遂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稽公在  
朝之日少而淹留外郡之日多使公經綸參贊之術終無  
以盡於用是固氣運之使然歟故識者謂觀公之用舍知  
宋室之興亡而宋之君相有公而不能知知公而不能  
用公而不及早固不可全委之運數也方今聖明御極切  
於更化善治公集出將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講明大學之

義理恢宏大學之事業以善吾君之政治而成經綸參贊  
之功者乎使有如公者出而復如用公之不盡則非區區  
之所敢望也刻成書附末簡嘉靖元年六月望日後學常  
熟張文麟謹書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抄本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諡清獻黃巖杜範著

黃綰重刊序嘉靖二十六年

符驗跋嘉靖丁未

鶴林集四十卷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泳撰

方是閒居小稿二卷舊抄本

宋劉學箕撰

藏書卷三十一

七

愛日精廬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  
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  
別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  
閒堂也堂據池上芙蓉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  
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  
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遊季仙近得其新舊藁一編歸  
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  
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真竒作也使屏山先生  
七者翁二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愜不惟  
季仙溟滓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  
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  
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

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還閩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  
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邊  
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  
詩文一事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  
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  
事不古鑿良嶽馴到胡雛狂如夏雨嘆舊會旣收新會降  
至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  
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刪十年不到武夷山幾  
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  
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  
筆力所寄兩集旣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



志齋書志卷三十一  
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  
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  
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郝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  
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口以文獻未墜也  
維忠顯劉公節詞凜然少傅甬山先生大勲粹學前後照  
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樞輔諸舅角立頡頏縉紳  
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間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翰墨間所以  
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負念  
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教以小藁二集風啓展玩  
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卒生荔枝詩云書生不  
負豎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

讎何年報中夜聞鷄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卽忠顯少  
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  
又知居士之講學卽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真不  
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嘆  
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止之  
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雋老品題可以  
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贅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  
趙必愿再拜敬書

游季僊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實口辭拒不能爲檢尋  
舊昌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  
十一首集成兩編以酌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僊先  
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僊伯仲詞翰又皆稱於朋儕今



棄彼取此豈厭膏梁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瓦缶者乎自  
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劉學箕習  
之父書于方是間堂

右方是間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  
已鏤板因燬于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  
如獲重寶蓋居士厭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  
文墨間信能振家學而衍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  
可泯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  
弟得以諷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  
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暮  
春初吉從元孫張百拜敬書

翠微先生南征錄十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華岳撰

板心有汲古閣三字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抄本

宋華岳撰

皆兵家言

顧氏手跋曰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  
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卽其別  
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  
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  
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間古香噴溢三  
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

慶庚申顧廣圻記

冷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文瀾閣傳抄本

宋蘇洵撰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廬



友林乙藁一卷 舊抄本

**宋**四明史彌遠撰

前有序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

集有鄭中卿惠蟄蟀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也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域以庠序諸生蒙眄矚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詩埒黃陳詞轍晁晏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僭賡燈夕所和寶鼎現詞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為修文郎久矣泫泫然人間無復聲容不自意後四十年墮影湘南乃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不摘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凡兩霜侍席掇拾友林詩藁得百七十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腕為之脫藁

竊命工鈔之

鐵菴方公文集三十六卷 舊抄本

**宋**方大琮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抄本 從天一閣舊抄本影寫

**宋**劉克莊撰

克莊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 見墓誌銘 此蓋

其合編之本也案隱居通議曰後村卒其家盡蒼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為大全集則是書即出後村之家宋時曾有刊版天一閣本蓋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內外制長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六則行狀 洪天錫撰 墓誌銘 林希逸撰 諡議 同 各一卷也諸家書目止有林秀發編五十卷本此本則絕無著錄者惟文淵閣書



目有劉後村詩二部俱五十冊殘闕卷帙繁重或即是書  
盧氏抱經文昭林本後村集跋云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  
求之數年卒不見又云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  
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予不及見即前輩亦未之見耶則是  
書之罕覲久矣非書城之鉅觀藝林之鴻寶哉  
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之所作也  
余少喜章句既任此事都廢數佐人幕府歷守宰庾漕亦  
兩陳臬事每念歐公夔陵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  
必字字對越乃敢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  
疑獄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冊江東三大冊然  
縣案不過民間雞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稍緊切者為  
二卷附於續稿之後昔曾南豐元豐類稿五十卷續稿四

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戶  
口福建調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  
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麤言細語同一機  
槓有不可得而廢歟姑存之以示子孫開慶改元上巳日  
克莊題

彙齋文編四卷 抄本

宋趙孟堅撰

玉楮詩藁八卷 舊抄本

宋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西遊沔鄂庚子東遊當塗歲凡三周哀  
彙詩藁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為之序昔宋人有  
刻玉為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





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  
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  
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偽象  
天之真蓋又如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  
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  
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  
城尚網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  
之所能熾夫以它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  
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  
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  
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  
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鳴棄犧尊以青

黃喪大輒以浮游取覽吾卷者其寘我於巧拙之間乎嘉  
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  
此集旣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與自爲手  
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  
訪友過海盜携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一百  
零七版肅之記

豐山集十六卷 明景泰刊本

宋謝枋得撰

劉儁序 景泰甲戌

黃溥後序 景泰癸酉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馬廷鸞撰



蛟峯集八卷外集四卷

明天順刊本

宋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

後附誥勅及酬贈

詩文爲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牟獻獻之撰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彌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

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諫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媿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畢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嚙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



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於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餞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贊一辭然一嘗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嘗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予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嘗盡得盛時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傍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嗣志敬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

稱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爲置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愈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畏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哀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閩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敢餞諸梓俟有所得尙續刊之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世傳牟獻之陵陽集抄寫失真沿襲譌誤久矣此本購自吳下書賈魚豕錯綜字跡草草近借友人藏本互相差謬可慨也秋鐙涼夜老眼眊眊研硃讐對雖闕疑尚多較元本則雲收霧除朗然可誦後之覽者不可以紙龕字劣而忽之雍正戊申秋九月西圃老人識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宋** 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經籍記

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吳高序 成化三年

禾六世孫斌跋 成化二年

潘本愚後序 成化三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終



世傳卒獻之陵陽集抄寫失真沿襲謬誤久矣此本購自  
吳下書賈魚豕錯綜字跡草草近借友人藏本互相差謬  
可慨也秋銜涼夜老眼眊眊研硃管對雖闕疑尚多較元  
本則雲收霧除朗然可誦後之覽者不可以紙爲字劣而  
忽之雍正戊申秋九月西圃老人識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澹生堂** 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經籍記

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吳高序 成化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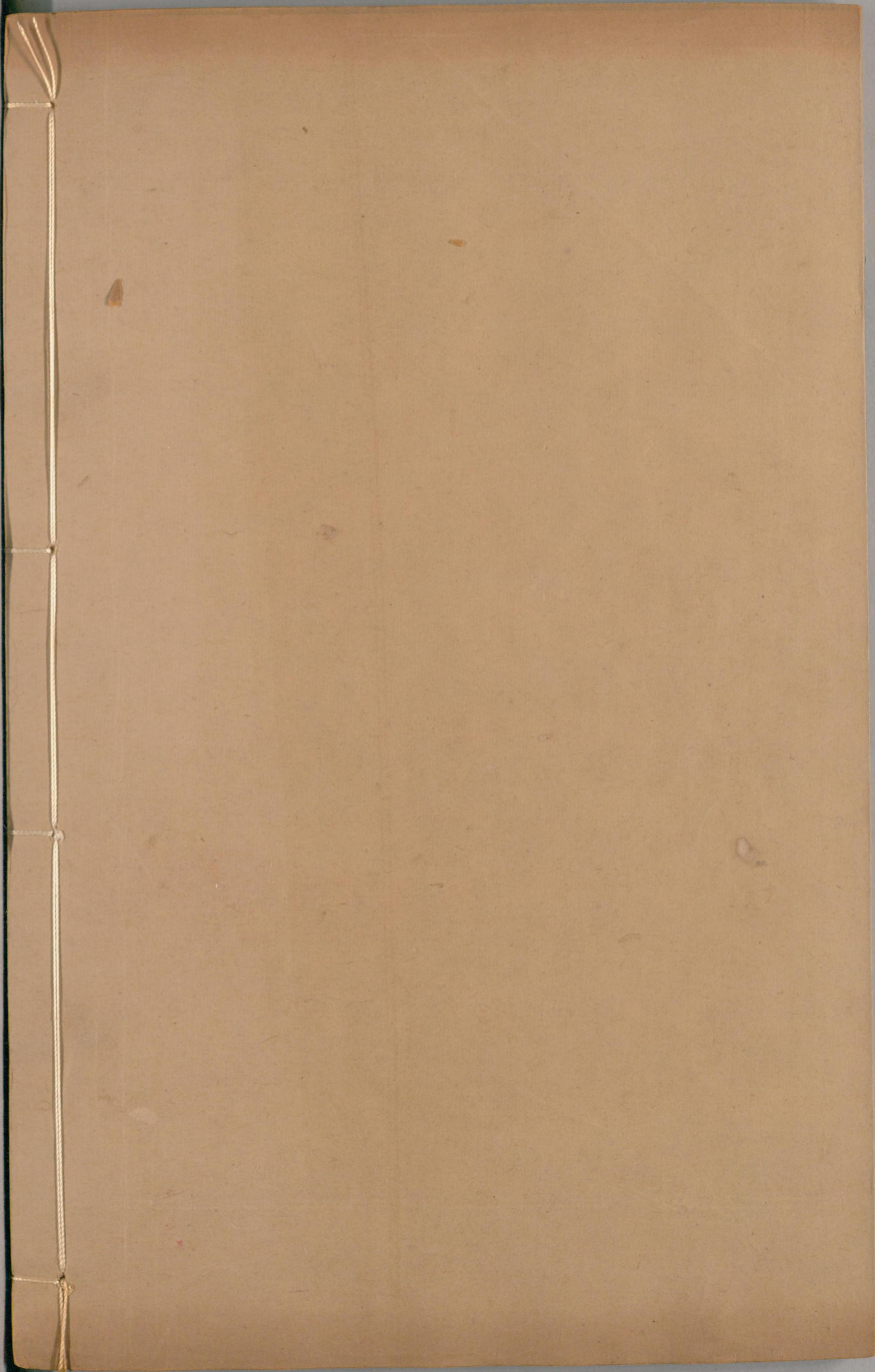
禾六世孫斌跋 成化二年

潘本愚後序 成化三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愛日精廬藏書誌36巻續志4巻』 請求記号 029-Ty928a

ガラス使用